

□ 散 文

## 绿色的力量

刘笑笑

小时候，故乡的山总是那么青总是那么绿总是那么自然而然地呈现出一幅五彩缤纷的色彩。小小的村落宛如一条船儿飘荡在绿色的怀抱里。阵阵清风摇曳着绿色的波浪轻轻地送来一曲又一曲美妙悦耳催人奋进的绿色原野之曲。

极目群山，各种各样的树木混杂共生，组成一派盎然生机极富生命力的绿色屏障，把村落四周连绵起伏的大小山头，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层层叠叠密密匝匝的树叶以特有的魅力，随季节的来临变换着让人意料之外的绚丽多彩的画面。

故乡因大自然的慷慨赐予而朝气蓬勃兴旺发达，山林因村民的辛勤耕耘而繁茂异常四季常青。

在我的记忆里，故乡的天空总是晴得发蓝，空气总是沁人心脾。葱葱郁郁的大山脚下，一股清澈见底甘冽润心的绿色琼液顺着小溪永远地潺潺地流淌着。村落里的姑娘们常常在小溪边对着明镜般的溪水梳妆打扮欣赏自己的倩影容颜。喝着小溪水长大的村姑们个个赛过九天仙女，俊俏如玉；就是那些整天与泥巴打交道的小

伙子们也人人潇洒伟岸，英勇顽强。只可惜陶公的“桃花源记”那时无缘过目，否则定会想入非非相信自己就是世外之人。

其实，说千道一万，故乡的美故乡的俏，全在于一个绿字。绿的山头绿的流水绿的原野，更绿了一村人。故乡的山上那绿色的叶片发出的沙沙的音符是他们发自内心的甜美的解声；故乡的树永远地像一层层温暖的巨大无比的绿色绒被，为勤劳的山民们裹身御寒。那无尽的绿色林海就是山民们赖以生存的摇篮。故乡的山与林奉献给山民的是无穷的财富。那取之不竭的杉木、松木、杂木等，源源不断地运往城镇，换回山民们一路春风一路歌。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最困难的日子里，山民们也倍尝山林的恩惠，只要往山林里跑几趟，保你愁着脸进山合不拢嘴回家。野生的香菇、木耳、毛栗子以及那花花绿绿的植物，准能让你满载而归。于是，从我记事起便对大山和绿树怀有一种难舍难分的依恋之情。它是乡亲们繁衍生息的命根子和奔向繁荣富庶腾飞的金翅膀。

多年前，我怀着满腔热血告别了生我养我十八年的绿色故乡，踏进了大学校门开始了如火如荼的军训。集训的生活确是单调乏味的。那雄壮高亢的军号声，把五湖四海素不相识的热血青年召唤在一起；机械似的队列集训，模拟似的战术演练，加上那短促催人的紧急哨声，从早到晚没完没了地重复着，就是三餐开饭也限量打仗似地狼吞虎咽，剩下点滴时间，几十号人窝在一个房间里待命，日子似乎静止似的难忍难熬。但谁也没有怨言谁也没有退却，什么苦呀累呀生活单调呀，在彰显男子汉气概时刻简直是小菜一碟不当回事。心里总巴望着有朝一日能在大学生涯中一显身手，好让青春的烈焰燃烧发光。

于是，生活中便多了一种缺憾；于是，另一种难耐的思乡之情便油然而升；一股浓浓的乡恋无时无刻不在胸中激荡翻滚奔涌。我所在的学校驻地是省城，每每看到周遭那清一色的高楼大厦，马路上黑压压的人流、车辆拥挤挤挤磕磕碰碰你争我抢互不相让的情景；或闻到空气中那弥漫着的各种混浊气体时，心里便产生一种压迫

感。每逢节假日，同学们便不约而同相邀郊游，转换环境，看看远处的绿水青山，吸点原野的新鲜空气，以满足心灵深处对大地绿色的渴望。但这种机会极少，只能把渴望埋在心里。但对绿色的追求竟使我如痴如迷，在一次参加义务植树活动中，我终于寻到了心中的绿色，当同学们把一棵棵绿色的树苗种下时，我忽然发现，我们身边也有一种很诱人的绿，这种绿虽然没有大自然植物那样绿得深沉绿得自然，但它是有生命有活力有顽强毅力的绿，它绿得可爱，绿得自豪。看，一支新生队伍穿橄榄绿制服的小伙子们，不也是一棵棵茁壮成长的树吗？我们不但在为大地装点绿色，只要我们聚在一起，不也是一片绿色的森林吗？而这种绿色的森林所产生的是无往而前的生命力，这种生命力所爆发出来的力量，能美丽祖国的山山水水。从此，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看到这种绿，心里就踏实，生命里就有顽强向上的毅力。

啊！我爱故乡的绿水青山，更爱青春永不褪色的橄榄绿。

昼夜一分为二，春色也是以大地的名义挽留春分以及所有美好的事物

海棠、梨、木兰，花开正浓千花万卉也争抢明媚目光所及，景物愈加光明

春雷还在蛰伏，闪电也是春雨已至，有着丝绸的光滑那里有我对天空的期许

归燕穿梭在堂前屋后晨昏，一群鸟儿在树上歌唱生命和爱情

在溪水的流动间时光像白云飘过山谷汇入春天的海洋

### 雨 水

雨水正在来的路上在春天的尽头，正在往这边赶将占领天空和大地

雨是有生命的在空中奔跑，让人怦然心动让我对雨产生无限的爱

雨在空中飘荡，只是个过程最终是要落下的

就像落在水面的花，最终随波逐流

身处雨中，更多的不是沉浸而是触摸到雨水的美这包含着天空对大地的抒情

在雨中，我不再等待要绕过篱笆墙那样，绕过时间的陷阱

直抵事物的内核，像桃子的核

### 清 明

黑压压的云层越来越低低至远处的山头一场雨，似乎正在酝酿中

在我故乡的山头，杂草疯长早已掩盖了上山的小路空旷的山野，让一座座坟墓更显落寞

我的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他们早已习惯在泥土里，在黑暗中等待亲人们前来祭祀，前来祈祷

我的哀思一如吐绿的草木满山遍野三五声鸟啼从林间深处传来略显凄凉坟头上的白幡那是连接阴阳两界的旗帜

□ 诗 歌

## 春日旷野 (外二首)

张凡修

旷野因恪守颗粒而宽容短暂无人的孤寂敞亮的余光

——更远处散发某种阴谋的味道它酝酿在刚刚消退或即将涌来的熙攘之中

紧张、压迫、慌击碎也罢，打破也罢，更远处有爆发的张力，不知不觉把你弹回去

不知不觉就达成共谋沉睡已久的情愫被激活、异化。直至同流合污

依旧是，片段或不完整的零星奔往，含蓄，不动声色把过早聚拢的颗粒奔往更远处再次播撒

### 光 线

下坠是唯一的路。我行走它也行走我停留，它也停留身后一条黑狗叼我回家的时候我把它拆开——线，系紧光，扣留蔬菜大棚里

让光线听话，不是件容易的事它琐碎、单薄、脆弱尤其冬季落地成灰。我知道恰到好处的光线，理应不差毫厘地掌控。那温差的升与降全凭，草帘子掀开铺落的分寸理应，不厌其烦地，卷上卷下

有时会显得模糊和捉摸不定它有时也会以孩童之身撒娇、调皮，藏猫猫而我，只顾擦着一根线原路去，原路回。从不计较它有多暗，有多明

### 热爱种子

从择选开始从擦拭开始从呵护开始

热爱种子请让我早一天把它们投入泥土吧唤醒惊蛰至少要唤醒两个节气种子从被窝里爬出来还揉着睡眼又钻进另一个被窝

我扯着塑料薄膜满地跑说出我的热爱

仅仅是掖掖被角挡挡寒风叨叨细语

我是一个急性子的人恨不得种子早一天长了出息早一天脱离开土地

让我的热爱抄一条近路提早进入一颗婴孩般的心

他们台里有个节目，经常播我写的文章。主持人听罢反问我：“那个栏目的主持人英子就是你们学校的，后来出国了是吧？”如此说来，在我十七岁那年将我挽出竹林，拍下雪景图并寄来明信片的“英”就是当年在电台担任业余节目主持人，朗诵我文章的英子咯？并且，她还是我的师姐！

公众号里，还未等到对方回复，我又追加了一条留言，是当年，“英”在明信片上写的那行字：“我总是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人，她和我一样是个不一样的人。”留言发送后，我坐在书房，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翻出老照片，也翻出了许多尘封已久的往事，我觅着了那个过去时光里孤独流浪的女孩，那个每逢过生日，便会觉得愈加孤独与苦闷的女孩，我看着她，在每一年的生日，用一支崭新的口红在镜子上写满字……

直到此刻，在我留言发出六天后，我还没有收到她的回复。我点开公众号里关注的人的信息，我笃定是“英”的这位关注者，头像是一张写满字的镜子的图片。她就是那个在镜子前写字的人，即便隐而未见，我也确信。因为，我也相信“世界上有一个人，她和我一样是个不一样的人”。

□ 小 说

## 植 树

洪 虹

星期天，赵乐叫儿子开车载他到城西青松林公园走走。知道父亲最近常往城西跑，说是去散步，儿子心里正纳闷。自己家在城市东隅，那里也有个大公园，小桥流水绿树红花，是人们休闲健身的好去处，为啥非要到东到西跑那大老远的地方去呢，现在甚至还要拽上我。

儿子本想怼父亲几句，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父亲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怪异举动呢，还是跟他走一趟，探明究竟再开导他，毕竟岁数大了，休闲娱乐还是应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才对。

到了青松林公园，走到一片竹林前，赵乐忽然站住，手指前方对儿子说：“你看那林中小路。”

“那里有什么？”“有清风。”儿子顺小路深处一瞧，看到一个与父亲年龄相仿的女人，不禁噗嗤一笑，逗趣道：“有个像林清风的女子，老爸可是为她而来？”

本来带儿子来的目的很明确，可听儿子这话，赵乐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

赵乐之前几次在这里看到林清风，他总是心虚地绕道避开她，可心里与她相关的一些事却越来越绕不开。绕着绕着，赵乐明白了绕不开的原因与儿子有关，所以今天才叫儿子过来。可要说跟儿子有关，那又得绕好几圈。

赵乐捋了一下思路，对儿子说：“你先听我讲一些事。”许多年前的赵乐和林清风是两个不同科室的科长，植树节那天，领导根据两人的居住地，就近分派他们各自负责一个地方植树。赵乐带一队人到离家不远的城东区一个小山丘种树，林清风带另一队人到她家附近的城西区一片荒地种树。

单位里的赵乐是个工作责任心极强的人，但对于种树，他觉得是职责外的事，把拿到手的树苗插进坑里，盖上市浇完水，任务就算圆满完成了，至于树活不活不长，那是其他部门的事，再说下一年植树节还不知轮到谁来呢。可巧的是，连续五六年的植树节，赵乐都被派往同一个地点植树，去时看到的都是一片像还没被开垦过的处女地，杂草丛生，哪有去年新种树苗的影子。

随着城市不断往东西方向拓展，赵乐和林清风负责植树的那两个地方都被规划建设成市民休闲公园。这时赵乐才知道，林清风负责植树的那片区域，已经是绿树成荫，那个公园被命名为青松林公园，市委号召林清风学习，市纪委还在那公园里种一片清风林。原来，每年植树节过后，林清风经常利用下班时间去照看检查那些树苗成活情况，该浇水的浇水，该补种的自己去联系补上。更让大家敬佩的是，她默默做着这些事，从不张扬，直到市委发文表彰，大家才了解她的事迹，林清风也是这时被人们叫出来的别名，她的真实姓名叫林清芬。

赵乐停顿一下，问：“你觉得现在我和林清风到自家附近这两个公园散步的心情一样吗？”

没等儿子回答，赵乐又顾自说：“我现在到咱家附近公园散步就觉得心慌，浑身不自在。”

原来如此，儿子松了口气，安慰道：“您已经光荣退休，别再为以前的事烦恼了。”

呵，绕了一圈，儿子还是不明白这事与他有啥关系，赵乐急了，对刚提升科长的儿子说：“就这件事一直在我内心过不去。”

“老爸放心，您讲述这些思想表达的意思儿子已经明白了。”赵乐这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山高云淡 田刚 摄



湖中曲 杨祥旺 摄

□ 随 笔

## 顶好的春意

郭华悦

许多年前的一个春天，一群人在荷塘中，荡舟赏春。一池荷叶，翩翩飞舞，好不惬意！行至荷深处，划桨的老周感叹道，人生呀，就该这样，像眼前这春光，不冷不热。顶好顶好的东西，都是微寒中，带着那么一股暖意。就好像，咱们这些人。

这话，说得一船的人，个个龇牙咧嘴，呵呵直笑。

谁的人生里，没有几个旧时光里走出来的旧相识？年少时，心门敞开，接纳彼此。后来，天南地北，天各一方。关系，看似越来越淡，联系也日渐稀薄。但只要一个照面，就能让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重新将两人拉回旧时光里。

就像我们这群人。年轻时，挺黏糊。走到哪儿，都是一群人呼呼吸吸。后来，岁数渐长，各自有了小家庭。于是，渐渐各走各路。但每次只要有机会聚在一起，言谈之间，个个脸上都是春风弥漫，暖意浓浓。

这样的关系，像极了春天。或许，正如老周所言，顶好顶好的东西，不管人或事，

总是带着一股春意。不冷不热，不寒不暑。明面上，看似疏远了，实则于岁月这张滤网中，滤去了浮华，沉淀了情谊。

顶好顶好的春意，不仅在于人与人之间，也在于过日子之中。

一个人，如果在一件事上，短时间内倾注了大量的热情，结果多半是虎头蛇尾。过犹不及，这话不假。过了，反倒让眼前的事，成了负担，而失去了乐趣。于是，到了最后，兴味索然，渐行渐远。

反倒是那些，把兴趣当成春天一样的人，看似不远不近，不冷不热，但总能在看起来冷淡的表象下，保持着一颗不舍不弃的心。这样的春天，就像春天的风，虽犹带寒意，却有着春暖花开的魔力。拂过之处，遍地开花。

人与事，就该有着这么一颗容纳春意的心。不黏糊，不冷，也不热，但在删繁就简中，春意浓浓，透着一股舒朗清爽的气息，于天高云淡中，与春同行。这就像一个人，心怀暖春，足迹过后，春暖花开。

□ 散 文

## 春山空静

黄丹丹

曾想，却遇见了主动接近我的陌生人。我有一丝不悦裸露在冻得发紫的脸上。她并不在意我的表情，不由分说地挽住我的胳膊，我随着她走出公园，走到桐城路一家简陋的照相馆。她喊出照相馆的老板，让他在室外给我们拍雪景。

我在那场春雪中受了寒，病了一场。病愈后重回校园，收到一封信。我打开信，有张相片滑出来。照片上的我穿着一件白色的圆领毛衣和一条湛蓝色的牛仔褲，神情寥落地望向虚无处，很薄的一层雪覆在我周边的建筑上，几不可察。那封信里除了我的照片，还有一张印着风景画的明信片，背面，写着一行很好看的字，字下署名为“英”。

一切如梦。从春到夏，再到下一个春天，我也没能遇见那个为我撑伞，带我拍照的黑衣女孩。

飞驰的时光，将我从十字打头的青春岁月，转瞬即便载往了不惑之年。当年